



凡尘晓遇

专栏

我退群了

□李晓

前不久,我从老家村子里那个微信群退出来了。我徐徐吐出一口气。

3年前,在城里的几个老乡建起了一个微信群。起初,微信群里很是热闹,如老家山林里飞来飞去的麻雀,整天叽叽喳喳的。遇到节日,或某老家办喜事,群里便接连发红包,随即便有此起彼伏的感谢声,有刚从卫生间出来没抢到红包的老乡,说上一声“错过好几个亿了”。

有天,一个群里平时潜水的老板,突然抛出一个红包,我刚好在,便抢了,顿时吓得腿软,点开红包一看,是200元。那人发送的是群里每人200元的平均包,群里乡人纷纷大赞,大气啊,老板,老板,发大财!

自从老板发送这个红包后,群里老乡们便很少发红包了,老乡们似乎对在群里抢一毛两毛钱的红包感觉不好意思了。其实这正符合我对微信群的看法,整天盯着手机,在群里做一个话痨,实在是耗费元气。

我是一个特别看重乡情的人。我还一直固执地认为,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一个人是无法把灵魂的根须扎在这里的,传统意义上的故乡,它应该在乡土大地。故乡,是诞生生命的血地,是祖先们气息缭绕的地方。从猿到人的第一次直立行走,那里是莽莽苍苍的森林,也便注定了人类的基因,是飘荡在广袤的大地之上。

在城里,也时常涌动着乡愁,胃与灵魂,有时还真得靠老家食物与风物喂养灌溉。但后来,我发现乡愁里有一些虚假尴尬的东西在注入。

这些轻飘飘的乡愁,在遭遇了乡人们的现实后被打败。比如建了微信群后,三天两日,便有某某老家老翁举办寿辰宴席,某某老家喜得孙子孙女百日宴,某某老家在城里搬迁新居喜宴,后来甚至有老乡50岁、55岁、60岁生日,也要举办一次宴席。当然这些宴席,也不是白吃的,要随一份礼金。凡是看到微信群里乡人发布的邀请信息后,我大多去参加了。乡人们在群里发布消息时,还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比如什么共同分享生日喜悦,什么一起见证新婚庆典之类的。

有一次,一个乡人60岁生日宴席,我去收礼处,竟然排起了长队等着送礼金,收礼处有4个人,一个人写字,一个人发红包,一个人装烟,一个人维持秩序。那天的宴席,据说办了70多桌。

有一个月,我接连出席了11家乡人举办的宴席。我开始感到心堵。我发现,乡人们这样争先恐后举办宴席,有攀

比,有炫耀,有抢着机会回收礼金的急迫。

老乡微信群里,有来城里定居的乡人,也有留守在村里和散布四方的乡人。建群之初,有几个刚学会使用微信的乡人每天晨昏之间就在群里道上一声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还发送各种微信表情,起初还觉得乡情温暖,后来感觉有些腻味了。有几个深夜睡不着觉的乡人,半夜三更还在微信群里嚷嚷不停。

有一次,我在微信群里委婉地表达,发送信息最好不要无休无止。一个凌晨发送早上好的乡人迅速回复,哎呀,不要以为你有文化嘛。我忍了,没回复他。

今年秋天,一个从上海返回的乡人,邀请我一同回老家村子,他要为老家建一个养老服务中心捐款20万元。我听说后,大为感动,准备喊本地报社记者一同前往村子里搞个新闻报道,这个老乡摆摆手说,不用了。回村捐款后,这个上海老乡准备在城里宴请村里老乡们一起吃个饭,让我帮忙在微信群里发个通知。于是我在群里发布了消息,群里老乡大赞这个上海老乡的慷慨。

那天在城里,上海老乡办了20多桌高标准宴席,他之前便吩咐过餐厅老板,把你们最好的菜最好的酒都安排上,让我的老乡们吃好喝好。老乡们喝得兴高采烈,吃得饱嗝声声。

老乡们在微信群里再次兴奋起来,他们赞叹着感叹着,毫不吝惜地为上海老乡叫好。“你们看,村子里要是多几个这样对村里有杰出贡献的人就好了,比那些发表一点文章就沾沾自喜的人强多了。”微信里突然进出的这句话让我一惊。发这段话的人,是村子里一个退休的村干部。

我明显感到他这话是针对我的。想起有一年,这个乡人以为我这个小文人在城里本事大,于是托我去为村里修建基础设施争取一笔项目资金。出于爱惜自己虚弱的羽毛,也确实是想为老家做一点实事,而不是只用孱弱的文字歌颂一下老家村子的稻谷玉米大豆,我找到一位在城里某单位工作的官员朋友,那人与我谈论了一会儿苏东坡的诗词后,对我果断表态,一切都按政策与原则进行,你老家村子的事,对不起,我办不到。我灰溜溜地掩门而去,听见那官员朋友传来的声音,下次我们接着谈苏东坡啊。

我没有在老乡微信群里回复那乡人,静悄悄地退群了。从此以后,我要像老家深山里的古墓一样沉默,我要把对故土的感情,藏在心里土壤的最深处,而不是微信群里,让我这样陷入灵魂的干枯。

(作者系重庆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能懂的诗

诗五首

□尤言

◎风,吹过三峡之巅

这里,高于海平面一千三百多米
它是踩着长江水,一寸寸长高的
我跟着三月的脚印,踮起脚尖
站在它面前
我已经很高了
高于夔门两岸青山,和脚下层云

风吹过来,送来苍鹰盘旋的身影
那高于群山的黑色闪电
突然像鞭子一样,击中我

层云下面,是万丈深渊

◎短歌

茺蒺,芹菜,白萝卜
和着父亲久远的话语
跟着秋天的雨脚
顺着屋檐、窗口,翻过母亲的心墙
把世界的青绿和繁盛
打开给灯看

远远地,我们看见灯下的母亲
整个村庄,都是她的庭院

◎皱纹

三月清晨,突然想去一棵树
不是繁花盛开的树
是一棵斑驳的 老去的 正努力
发出新芽的老树

去倾听它心轮的旋转。从它内心的
漩涡和涟漪里
寻找同频率的慰藉

那些风霜刻下的涡纹,多年以后
在阳光下被解剖
——“这里有时间的秘密和香气”

皱纹终于舒展开来,扯平它的一生

◎鸢尾花

能说流利英语的女儿,带着只会母语的我
站在《鸢尾花》前
许多蓝蝴蝶在我们眼里飞
每一滴油彩里都有一个挣扎的灵魂

那时我们年轻,不知晓
一只独立其间的白蝴蝶,与众多蓝蝴蝶之间
隔着无法跨越的深渊

◎梨

被某种气息吸引,一朵雪花决定
作为梨花的替身
像草木一样,去感知和呼吸

从此不再是无根的水
站在大地上,爱每一个清晨与黄昏
爱蝴蝶,枝头,树下来来往往的人

渐渐它拥有了梨的肉身
青涩外表,裹紧白色火焰
那些被阳光倾斜又扶正的影子
在时光中或明或暗

冰雪内心,如果无人能懂
那就让它继续留白

(作者系重庆市铜梁区作协会员)



唐家墩的马桶

□泉流

出门在外,最怕上厕所的两急。但是,许多年前,我在武汉唐家墩一家酒店,面对房间里的新式马桶,闹过一些尴尬的笑话。

1997年春天,我在乡镇一所中学教书,大我一岁的堂哥被集团公司派驻到武汉任办事处主任。说是主任,其实整个办事处就他一个人。听到我暑假要放将近两个月,他便邀请未婚的我7月中旬放假后,专程到武汉去住一段时间。

办事处设在汉口鄱阳街一个长约一百米的小巷内,房东姓涂,第一次见面我便很幼稚地以为他是四川著名诗人涂拥的亲戚——事实上他们最多只是五百年前是一家。这里离武汉码头不远,出门往左走十来米,便到了街上,再往左走三四百米,往右走人行道穿过马路,再往前走五六百米,便是武汉码头,能看到闻名的武汉长江大桥。说来奇怪,因为武汉是火炉太热了,我在堂哥这个办事处住了一个多月,大多时间只是待在家里看电视、吹电扇和睡觉,只到汉口附近的汉正街、洞庭街等地闲逛过,既没有向西跨过汉水去游归元寺,也没有向南越过长江去看黄鹤楼。

大约在8月上旬的一个星期五,堂哥下班后便叫上我:“今晚有重庆的朋友来了,我们一起到老地方去吃晚饭。”所谓老地方靠近汉正街,是一对荣昌夫妻开的一家川菜店;四川人在外“竹根亲”,堂哥和他的朋友请人吃饭多半是在这里,一来可以吃到熟悉可口的家乡菜,二来也算照顾了老乡的生意,三来可以在他乡结交与邂逅几个真心的朋友。我一直酒量很菜鸟,但那天气氛很好,天气又热,便乘兴喝了大约一瓶冰冻啤酒,其间进了一次店里的洗手间。因为来宾馆住在唐家墩附近一家酒店,我们吃了饭后,又相约坐出租车来到这里。明天周末不上班,堂哥他们便围着宾馆里的麻将桌开始了“战斗”,只有我一个人当看客。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觉得尿意上来,便问:“这里有洗手间吧?”打牌三个人一起说:“有啊,就在屋内。”其中一位忠县的朋友还热情将我带到洗漱间:“喏,就是这里。”说完,他又匆匆回到麻将桌上去了。

我看了一下洗漱间的摆设,觉得和我所见到的厕所都不一样,根本没有蹲坑。除了洗漱台,旁边倒有一个白色的凳子,我摸了摸它,心里没有底,便跑了回去:“哪里有厕所啊?”忠县朋友又带着我,将“凳子”的盖子揭开:“就是这个。”我还想问,他又匆匆离开了。

我在洗漱间认真研究了所谓的“洗手间”,一直觉得这应该不是解手的地方,不敢对着它放松自己。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开了门,出去下楼问吧台的服务员:“你们这

酒店有公共厕所间吗?”服务员说:“没有。只有每个房间才有独立卫生间。”我只好又跑回去。堂哥问我:“找到厕所了吧?”我只好点点头:“是的,找到了。”

过了半小时,我又有点憋不住了,只好又问:“洗手间在哪里?”正打麻将的他们把我仔细地看了一眼,一起说:“就在房间内,就在旁边。”我便跑了进去,参观了“凳子”和洗漱台,又跑了出来,坐在旁边看他们打麻将。

就这样,每隔大半个小时,我便往洗漱间跑一趟,又灰溜溜地跑回来当看客。有好几次,我都忍不住要对着马桶撒尿了,内心深处却又有一个声音将我拉了回来:“万一这是洗漱地方呢,这样做可是最不道德的。”说也奇怪,虽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却也基本缓解了频急的尿意。但这样跑来跑去的,我也觉得自己有点智商不够,有几次甚至在那里四处搜寻寻找,企图找到另外一处像我所见到的厕所的地方,结果自然是万分失望。

好在夏天的早晨亮得比较早,很快天便亮了。打了通宵的麻将,他们之中有两个人却还想继续战斗,我看到包括我堂哥在内的剩余两个人正在犹豫,便赶紧说:“已经打了一个晚上,应该出去吃早饭,然后马上休息下。今天是星期六,明天还可以休息一天,下午和晚上还可以继续战斗的。”

我们刚走出酒店不久,我便远远见到一处公共厕所,赶紧说:“你们先走,我先去上个厕所,一会儿就走过来。”他们也说:“你这么一说,我们好像专注于打麻将,整整一个晚上也没上厕所了,我们也进去解决一下。”

经历了天长地久的感觉,我最后一个从厕所里走出来;那时听力极好,远远地便听见忠县朋友悄悄对我堂哥说:“你那堂弟,一晚上走了那么多次厕所,你要提醒他,可能身体有点小问题哟?”我哼了一声,白了那朋友一眼,心里悄悄说:“你不愧是中医世家子弟,只是你不知道我的苦衷!”

那天中午睡了觉起来,堂哥果然忍不住,关心地问我“是否身体有恙”,我赶紧说了自己的尴尬感受,他哈哈大笑起来:“唉,兄弟,你太老土和善良,或者说是太胆小了。我一直以为你见过马桶,所以便忘记了给你说如何使用。这也不奇怪,我第一次见到它,也以为它是新式的洗漱用具,也不敢用它解决尿急。”

——是的,那年暑假的武汉之行,应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远门。此前,除了本地县城,我只到过附近的三四个县城——或许正由于此,我才对新出现的马桶如此陌生,闹出了许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仍觉得自己太傻的笑话。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